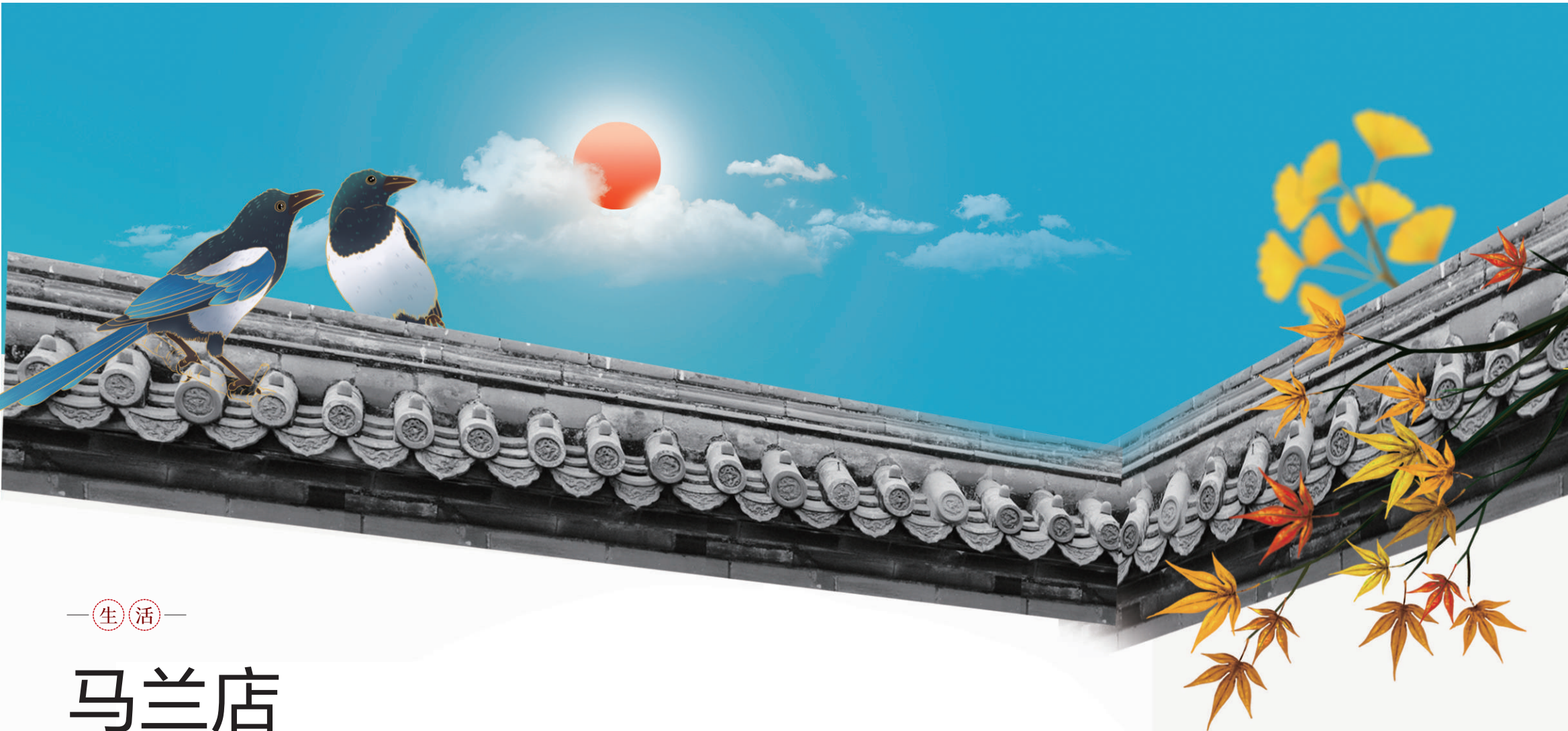




— (生) 活 —

马兰店

◎ 格尼

大雪

春叶没多想，跟着也说：“是啊，来排号了。”

秦大树的烟还没卷上，眼睛半睁半闭。“那就排了，金果先说，老王家今上午完了就直接去金果家地，完事再春叶家。”秦大树打着哈欠，让她们先回去，他再睡上个把小时。她们就抱起孩子回去了。

秦大树忙活完金果家的地已是深夜，他开着拖拉机回来路过春叶家，下车告诉春叶明早早点准备，这雨好像要提前呢。结果，天还没亮，雨来了，没完没了地下起来。直到秋天，春叶

春叶的孩子在吃奶，她把一口长气喘出来，准备说播种机的事。刚一张嘴，就听见一句和自己要说的一模一样的话：“他秦大爷，俺来排号了。”她以为是自己说的，不过那声音显然不是自己的，细细的，有点尖，还有点喘。她是个粗嗓门。当然是金果说的。一个蹑上去的裤腿就能把她累得上喘。

个孩子不管谁到谁家，不等问，事先报告自己的妈在家干啥。

那年春天，六岁的铃铛去金果家，眼睛哭得通红。当时金果一家人正在吃早饭，婆婆和丈夫有说有笑的，说今年又赶上好墒情，刚播过种就下雨。铃铛哭着说爸妈吵架，爸总借不着买豆种的钱，利息再高也借不着，没人担保。爸生气喝酒，把妈打了。是妈让她到这来躲躲的。

金果把铃铛抱到炕上吃饭，想着得商量婆婆和丈夫，拉扯春叶一把。金果知道，自己家也困难，小叔子结婚，存点钱都给盖房子用了。这个家婆婆当，丈夫听婆婆的。婆婆不好说话，金果嘴笨，明知道是枪口，还是硬着

头皮往上撞。

刚一开口，婆婆就打开话匣子把她噎得说不上话。婆婆说：“你不欠她的。给她孩儿买这买那，没听她说个感谢的话，好像你该的。你就是太蔫，又不是你不让她种不上地，是天！你去担保，担那么大风险，她一扭脸就不认识你，这可不是小时候！”丈夫给金果使眼色，示意金果别惹妈生气，吃着饭呢！金果知道，这个家她是说不上话的。说不上也没啥，少操心。她已经习惯了，做一个温良的媳妇。

金果把铃铛送到家，踟蹰一阵，还是闪身进去了。

春叶的丈夫不在，留下一屋子青烟。家里乱七八糟的，烟筐箩倒扣着，烟面洒了一炕。春叶窝在炕角，显然哭过，眼睛肿胀，鼻尖通红。她看见金果进来，下意识地欠起身子。心里还是感激金果的，总给孩子买这买那，自己啥也没给小雅买，嘴还硬得很。哭太久，脑袋很空，好像生活突然变成了假的，一切都是假的，就连眼前的孩子和站在门边低着头的金果也是虚虚实实看不清。她竟然有些喜欢这种状态，轻飘飘的，不会被压得喘不过气。

“我……我这也帮不上……她奶不答应……”金果站在门边，话说得磕磕巴巴。

春叶听见金果说话，飘忽的思绪一下拉回现实，看见满屋狼藉和破得土面子往下掉的墙，心里又气又委屈。

“没事。没指望谁。”春叶说。“我一个女人家做不了担保……”

“好了好了，”春叶下地，抬起脚边的一只鞋朝炕沿摔打着大声说，“你当然没法担保，你就是能排号，一排就排前边。”春叶非常生气，她也不知气什么，和谁气，就是一肚子鬼火想往外冒。

金果脸上挂不住。这个不大爱说话的女人关键时刻总是能说出关键的话。她说：“那是你命不好！”金果转身向外走。

春叶想起当年她们一起去秦大树家的情景，那一幕不知回味过多少次，越品越不是滋味。窗外几颗稀疏的星星，屋内半明半暗，炕上地上乱糟糟的，有股黏稠味……两个女人忙活孩子，秦大树媳妇睡了，秦大树卷烟，窸窸窣窣。金果的声音就从那股黏稠味里突然刺出来，尖尖的……当时，星星似乎抖了几下，秦大树媳妇翻了个身……春叶时常偷瞄金果的嘴，小小的，嘟着。人长大了是不一样，更会用嘴说话办事。

“是啊是啊，我的命就是输给了自己这张大嗓门的破嘴。”春叶对着金果离去的背影说。金果走得很快，出去大门，一转弯，天忽然就阴沉了，一些不成形的云越积越厚。

事后，金果和春叶都很后悔。金果想，春叶够难过的，不该还那样刺激她。春叶也气愤自己这张破嘴，心里分明不是那样想的，话说出来就带着怨怒。

现在的日子刚刚缓过来一点，手里的钱也捏得出水来，买个最便宜的手机也得算计好几天。男人出去干活，得攒钱给孩子上学。春叶给男人发个短信也是要写满满的再发，一条一条密密麻麻很扎实。

春叶咂着嘴，满嘴苦味。虽然那天金果主动找她搭话，而且，生活在一个村里，她也不想这样别别扭扭的。可想起这些事，心里仍是疙里疙瘩的，怨气就像烧开水的水，吱吱往外冒泡。

“不能？哪能？哼，啥都有可能。等我有钱了也老了，趴炕上爬不动了，可能还有心思穿件红棉袄，做老妖精吓唬人呢！”春叶说。

金果想笑，担心自己的笑让春叶听出其他意思来，翘起嘴角没出声。当她听见春叶突然笑了一声（尽管那是有些凄凉的笑），便立即呵呵呵地笑起来。

金果的笑声和以前一样，水灵灵的，如果那笑声掉在冰上，冰也会化的。春叶觉得背后似乎有阳光慢慢升起，驱散着周围笼罩的暗灰，一时间竟恍惚地觉得她们在背着书包去上学。春叶慢慢回过头，没看到阳光，看到了金果下垂的视线。金果的视线不在春叶背上，也不在腰上、屁股上、腿上和脚下，在春叶的袖口上。春叶的袖口被时间蹭磨太久，起了毛边，有些破损。春叶突然把两只自由甩动的手臂抬起来，合抱胸前。

“你走我前边吧，总怕你踩我脚后跟。”春叶说着往旁边闪开，让金果过去。

“行，行。”金果加快脚步走到前边。

金果低头朝前走，明显感觉春叶的语气有些硬，很快就明白

怎么回事了。金果后悔自己眼睛怎么偏偏就看到春叶的袖口，看哪不好呢！可春叶的衣服颜色深，唯有那袖口泛白，显眼，眼睛自然就顺过去了。再说就看了两眼，没其他意思的。她想给春叶解释，可怎么解释呢，越描越黑，春叶肯定瞪着牛眼对自己后脊梁翻白眼呢！就像从秦大树家出来时那样，眼睛比平时大且凸。

春叶觉得自己不该这么敏感的，金果可能看她胳膊肘也说不定，或者就算她看了袖口，也没笑话的意思吧。不过，春叶走在金果后面，踏实多了，心里不毛躁了。小时候走路总是冲在前面，现在从哪方面讲自己都应该走在后面才对。春叶看见金果穿了一双很时髦的棉靴子，有一些看起来暖融融的毛边。

“现在什么节气了？”春叶的语气柔和了些。

“大雪。刚过两天，这场雪肯定大。”金果感受到春叶语气的变化，热切地回应着。

“我一天过得稀里糊涂，是该穿厚棉鞋了。”

金果对“厚棉鞋”几个字感到陌生，现在只有老头老太太才穿那种老上的厚棉鞋，她们这个年纪都穿花样多的皮鞋或靴子。她已经好多年不再穿棉花和棉布做的鞋了。金果有些难过，自己的生活条件在村里算中等，村里和外边的穿着基本差不多，城里有的衣服镇上也有，而春叶穿得像个老嫗。

金果小心翼翼地 说：“也不一定。我火力差。你体格好，晚点穿行。”

“有点冻脚。”春叶说。

“到镇上，买一双和我脚上是一样的，我给你买。”金果急切地说。

“不，那样的鞋我可没法穿。我家里有鞋。”

金果这些年日子好过，心里难过。总觉得生活缺了很大一块，使人偏偏倒倒找不到平衡。这一大块，就是春叶。她思念和春叶的小时候，就像饅儿时的胶皮糖一样，那种绵绵的柔软的弹性的社断了也黏黏糊糊的东西，真有嚼头。有时，她望着窗外纷扬的大雪，寂寞就漫天铺排。她无数次想和春叶在大雪中偶然相遇。她想，春叶也应该是这样想的。小时候那场雪，那场神奇的大雪，随着生活越来越好过，变得更加高深莫测，更加使人怀念，总是像电影一样清晰地呈现脑海，那发出嗡嗡嘤嘤的像蜜蜂像蜻蜓振翅一样声音的雪花，那漫天开满蒲公英一般的雪花……大雪里一定有什么奥妙的。于是，金果终于忍不住拉上小雅，假装不经意路过春叶家，让小雅先喊姨，再让小雅说妈妈要去镇上，姨也一起去和妈妈作伴。小雅十二岁，明明知道妈妈和姨别扭着，却装得极像。

（未完待续）
原文由四川文艺出版社2014年出版

— (旧) 事 —

小镇上的信用社

◎ 李清

我生活的这座城市，银行网点的确比公共卫生间还多。街头巷尾，亮着蓝绿色荧光的ATM机随处可见，自动开合的玻璃门里，不时传来叫号机清脆的提示音。可小时候在家乡小镇，“银行”两个字遥远得像天边的云，陌生得让人不敢大声念出来。

中学时去邻近的大镇办事，我第一次在街头看到几块醒目的牌子——中国农业银行、中国建设银行，还有一家名字让我心头一震的“中国银行”。在少年眼里，银行的存在让那个镇子忽然有了城市的气息。回去后我问父亲，咱们小镇怎么没银行？父亲想了想，说小镇是没银行，不过有信用社，你华忠表哥就在里面上班。

华忠表哥高考落榜后，原本只能在家务农。他的几位同学去了镇初中当民办教师，我的好几位老师就是他们的同窗。表哥起初也想去教书，恰逢信用社招考，他报了名，竟幸运地考上了。

小镇上的信用社，没有城市银行气派的楼房，只是一排灰扑扑的平房，朴素得近乎寒酸。那时我也不懂信用社具体是干什么的。父亲告诉我，信用社可以存钱、办贷款。他给我看一本他在信用社的存折，里面存了二百块钱，户名写的却是我的名字。我至今记得那个小本子上是手写的钢笔字，旁边盖着一枚鲜红的印章，像一枚落在纸上的图章，郑重其事。

后来在村里和亲友间，常听大人们说起华忠表哥，都说他有出息，在“银行”工作。尤其是姑妈，每次提起表哥，脸上都漾着自豪，逢人便说银行工作好，风吹不着雨淋不着，月月有稳定工资，逢年过节还发福利。我心里却一直纳闷：明明父亲说那是信用社，怎么大家都叫银行？问父亲，他也说不清楚。不过，家里一贫如洗，连房子都漏雨的表哥，靠着这份“银行”工作，到底娶上了媳妇，而且媳妇还很俊俏。

我偶尔经过信用社门口，总能看到那里热热闹闹的。最忙是卖粮的季节，农民们从粮站卖完粮，手里攥着粮站开的条子，去信用社排队领钱。腊月里，信用社更是忙得脚不沾地，不少人从里面出来时，手里捧着一叠崭新的钞票，脸上泛着红光，与身边人高声说着来年的打算，声音里满是盼头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信用社与银行确有差别。它最早是农民入股组建的合作金融机构，专为农村服务。虽然信用社有些“土”，我却觉得表哥在里面工作挺了不起。可上了大学后与他通信，才窥见这份工作背后不为人知的辛苦。他说，每天的存取款多是小额，工作琐碎又重复；很多农民不识字，不会填单子，也不用密码，都是隔着柜台口说金额，让他直接办理。也不是“风吹不着雨淋不着”，他常常要骑着自行车跑乡村企业拉存款、推贷款。有时农民养鱼、养猪贷了一两千元，到期还不上，他要上门催收，收不上来便被扣奖金。更让他遗憾的是，当年去当老师同学都读了大专，他也想读，却因工作忙、买书难、请假难，一直未能如愿。

日子如流水，小镇也在悄悄变模样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街上陆续有了农业银行、邮政储蓄。尤其是邮局搬到小镇中心后，邮储银行常搞活动，送米送油，吸引了许多人，门口总是熙熙攘攘。至于信用社，我竟慢慢淡忘了它的存在。直到有一天突然想起：信用社怎么很久没看见了？

去年春节回乡，我遇到了华忠表哥。随口问起信用社，他笑着说，早就改成农村商业银行了，他也终于成了真正的银行员工，不用再被人误以为是合作社社员了。不过，再过几个月他就退休了。他说，在信用社工作了几十年，确实辛苦又平淡，但看着不少乡民靠着贷款致了富，看着小镇一点点好起来，如今真要退休了，心里竟有些空落落的，真还有点恋恋不舍呢。

07

甘肅日報

文学

2026年9月7日
星期一

责任编辑 南洋仁
校对 傲昂嘉措
版式编辑 边强

新闻热线
0836-7777385
投稿邮箱
garb@gzznews.com